

明

通

鑑

明通鑑卷七十二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七十二

起屠維大淵獻盡元默攝提格凡四年

神宗顯皇帝

萬厯二十七年春正月遣中官高宗樞京口暨祿樞儀  
真仍令宗兼礦務 二月壬子分遣中官劉成樞稅浙  
江李鳳採珠廣州時百戶張宗仁千戶陳保等請復浙  
江廣東並福建市舶司詔成鳳兼領浙江廣東市舶司  
稅課尋又命內監楊榮開採雲南陳奉徵荊州店稅陳  
增徵山東店稅孫隆徵蘇杭等處稅課魯坤徵河南孫

朝徵山西又命內監邱乘雲徵稅四川兼礦務梁永徵稅陝西各以原奏千戶翟應泰樂綱等往御馬監潘相督理江西綏厥輔臣沈一貫言中使衙門皆創設並無舊緒可因大抵中使一員其從可百人分遣官不下十人此十人又各須百人則千人矣此千人每家十口爲率則萬人矣萬人日給千金歲須四十餘萬及所得纔數萬徒斂怨耳今分遣二十處歲糜八百萬聖恩偶未之及也乞盡撤之不報尋諸省皆併稅于礦使是月貴州巡撫江東之討播州楊應龍敗績先是東之令都司楊國柱指揮李廷棟率部兵三千勦應龍應龍遣子

朝棟弟兆龍何漢良等迎敵于飛練堡賊佯走天邦圍  
誘官軍盡殲之國柱罵賊不屈與經歷潘汝資等皆死  
東之坐罷以郭子章代之三月己亥起前都御史李  
化龍兼兵部侍郎總督川湖貴三省軍務是時東征事  
竣亟調總兵官劉綎麻貴陳璘董一元南征是月遣  
中官王忠徵稅密雲馬堂徵臨清陳增徵東昌夏四  
月丙辰戶部奏畿內自去冬至是亢旱爲災河井乾竭  
二麥枯槁攷異明史本紀書閏四月久旱敕修省此據  
史稿月日蓋奏報在前下詔在後也三編統  
系之是夏其河井乾竭二麥枯槁之文明史五行志不  
具據實錄增入今從之惟是年兩振畿輔皆在十月十  
一月故三編但書早  
今參本紀分書之  
甲戌御午門受倭俘磔平秀政

平正成于市初丁應泰復劾諸臣賄倭賣國上以將士  
久勞苦仍發金十萬兩犒師至是敘東征功首陳璘次  
劉綎又次麻貴皆加都督同知及右都督職邢玠萬世  
德各予世蔭董一元楊鎬俱復原職先是東征奏捷督  
學御史李堯民馳疏言諸臣欺罔狀上不悅抵其疏于  
几而罷未幾勘臣徐觀瀾疏參沈一貫蕭大亨邢玠萬  
世德四凶黨和賣國疏至京師戶部侍郎張養蒙尼之  
不得上時觀瀾方駐遼造冊身歷金山蔚州忠州星州  
南原稷山查覈各路敗狀據實冊報大亨危之沈一貫  
簡觀瀾前疏有抱病語票准回籍調理改遣給事中楊

應文代之乃盛稱東征功伐一如邢玠指而丁應泰以  
劾楊鎬故尋爲玠所劾亦落職

谷應泰曰丁應泰之疏能直伸于關白未死之前

通紀

從信錄所記謂上見丁應泰疏謂御極二十六年未  
見忠直如此人者書其名于御屏云云史言上覽疏  
震怒欲寘楊鎬于法是其說之伸也而李堯民之章反見抵于關白已

死之後者蓋用兵之初神宗氣自甚銳銳則期其速  
濟故必欲核其真用兵之久神宗憂自甚深深則幸  
其成功故不欲明其僞卒之忠言者落職欺君者冒  
功而所遭逢異矣

是月臨清民變時中官馬堂奉使至臨清召募參隨人

等凡零星米豆無不抽分臨清民怒聚衆三四千譟而  
逐堂縱火焚堂署斃其黨三十七人皆黥臂諸偷也詔  
逮首惡株連甚衆有王朝佐者素仗義慨然曰首難者  
我也勿累無辜臨刑神色不變臨清民立祠祀之方焚  
譟時守備王煬率家丁二十餘人衝入抱敕印負堂而  
出其黨鄭惟明反訐煬始禍亦被逮繫獄久之瘐死獄  
中效異臨清民變明史本紀系之是月三編統記于二  
十七年武漢民變目中亦云二十七年事大事記所  
載則四月二十四日事也其王朝佐自首云云見明史  
宦官傳今據增又本傳三編皆作三十七人本紀三十  
四人閏月丙戌以倭平詔天下蠲東征加派田賦己

丑以京師久旱敕羣臣修省 丙申詔取太倉銀二千

四百萬兩爲冊立分封諸費時皇長子年十八諸請冊立冠婚者日益迫上乃責戶部以困之而戶部果告匱乃遣中官嚴覈天下積儲由是外帑日耗 五月戶部尙書楊俊民致仕以待郎陳堦陞任代之 貴州巡撫郭子章馳至蜀討楊應龍請設中軍標兵益調浙閩滇粵將士先檄總兵萬鏊自松潘移重慶竝調集鎮雄永甯各漢土兵分守南川合江等處 六月己丑遣中官沈永壽開礦廣東兼領稅務 己亥楊應龍陷綦江時應龍乘大兵未集亟攻城城中新募兵不滿三千賊兵八萬奄至圍綦江城數匝參將房嘉寵誤焚火磚反傷



城上兵賊乘勢登城嘉寵帥師巷戰蜀兵爭譟走水上  
嘉寵乃殺其妻與游擊張良賢俱死之應龍因叔縣令  
縱囚焚掠出綦江庫犒師依倉就食盡取貲財子女去  
老弱者殺之投其尸蔽江而下水爲之赤尋退屯三溪  
以綦江之三溪母渡南川之東鄉壩立石爲播界號宣  
慰官莊聲言江津合江皆播故土益結九股生苗及紅  
黑脚等苗負險弄兵爲助時郭子章調土漢兵漸集軍  
聲始振賊未敢鼓行深入但以爭界給葬爲詞仍具文  
求撫會總督李化龍至以援師未集蜀人畏賊如虎亦  
欲以計緩之時時移文詰責示無遽絕意而應龍僞軍

師孫時泰說應龍直取重慶搗成都刼蜀王爲質然應龍尙冀曲宥遷延不進化龍至成都亦謬爲好語縻之已而上聞綦江破追褫兩省巡撫譚希恩江東之各爲民賜化龍劍假便宜討賊調各路兵至以圖大舉 秋七月辛未承天沔陽岳州地震 八月甲午陝西狄道山崩山在狄道縣城東長二百餘丈忽聲如雷者十數夜遂衝陷爲池山南平地湧山五高者二十餘丈 丁酉命中官張忠兼徵河東鹽稅 是月荊州推官華鈺黃州經歷車重任竝以忤稅使中官陳奉被逮先是奉稅湖廣其僕直馳府署中鈺笞之奉佯謝銜之次骨奉

所受敕止江稅乃故移之市又倍蓰征之稍與辨輒毆  
擊破面商賈怖匿負擔者不敢出其途鉦白御史嚴載  
奉益恨奉欲權沙市稅沙市人羣起逐之奉疑鉦所使  
已欲權黃州團風鎮稅復爲鎮民所逐奉又疑經歷車  
重任教之遂上疏極論鉦重任阻撓罪并及巡按御史  
曹楷襄陽知府李商耕黃州知府趙文煥荊門知州高  
則巽等數十人詔切責楷貶商耕等三人官鉦重任被  
逮至下鎮撫獄鞫治俾引御史楷鉦堅不承遂長繫獄  
中時以忤稅監先後被逮者不久尋釋至是上欲痛加  
折辱以懼之于是鉦與後逮之馮應京王正志等十餘

人悉長繫論救章數上皆不報獄中有鳥形類鶴而小  
怪鳴則逮者至一夕鳥鳴甚哀鉦起坐俟之則應京至  
居久之語鉦以主靜窮理之學日相與研究三十二年  
六月長陵災肆赦鉦與重任並釋爲民家居四年卒

致異

華鉦忤陳奉事拈明史本傳特書云時二十七年八月也三編開礦目中亦分系之二十七年今據之

九月辛亥太白經天吏部侍郎馮琦疏請修省弭災畧  
曰竊惟欲承天意當順民心比來賦額視二十年前十  
增四民戶殷足者十減五東征西討蕭然苦兵自礦稅  
使出民苦更甚加以水旱蝗災流離載道畿輔近地盜  
賊公行此非細故也中使銜命所隨奸徒千百陛下欲

通商彼專困商陛下欲愛民彼專害民蓋近日神奸有二其一工伺上意具有成奏假武弁上之其一務剝小民畫有成謀假中官行之利歸羣奸怨萃朝亡天心仁愛明示咎徵誠欲陛下翻然改悟坐弭禍亂乃禮部修省之章未嘗批答奸民搜括之奏又見允行片紙朝入嚴命夕傳遂令狡猾之徒操生死之柄此風一倡誰不效尤臣等方欲陳訴而奸人之奏又得旨矣五日之內搜括公私銀已二百萬奸內生奸例外剝削不至民困財殫激成大亂不止伏望急圖修弭無令赤子結怨青史貽譏則幸甚疏入上不納

致墨此疏三編不載明鑑系之是年之末證之明史

馮琦傳卽是年九月太白經天傳中所謂太白太陰同見于午者是也明史作九月辛卯九月無辛卯檢明史稿蓋辛亥也今從之 乙卯石星瘐死獄中辛未沈惟敬弃市

是月土默特犯錦義二州縱掠七日總兵官李如梅坐

擁兵畏敵被劾罷

致異明史本紀九月土默特寇錦州史稿則云錦義二州縱掠七日至李

如梅擁兵畏敵被劾罷語見明史本傳今參書之

冬十月壬午振京城饑民

丙戌以播州用兵加四川湖廣田賦 戊子貴州宣

慰使安疆臣有罪請討播州賊自贖疆臣故宣慰使安

國亨子也國亨以有罪革任潛至京師納賄爲起復地

尋請貢大木竟不至去年國亨死疆臣襲職會應龍反

疆臣亦以戕殺安定事爲有司所按科臣有言其逆節

漸萌者上不問許殺賊自贖至是疆臣奏稱播警方殷  
臣心未白上復優詔報之巡撫郭子章許疆臣以應龍  
平後還播所侵水西烏江地六百里以酬功疆臣遂率  
兵從沙溪入聽調遣 壬辰命中官李鳳徵收廣東土  
物時廣洋衛鎮撫戴君恩奏廣東遺鹽及絨錦珠寶等  
土產故有是命 是月李化龍移駐重慶調度川貴湖  
廣兵總兵官劉綎兵亦至會四川總兵萬鋈罷以綎代  
之綎素有威名其家丁良馬皆可決勝然夙與應龍昵  
人皆疑之于是化龍延綎入卧內輸心腹且以危言激  
之引其父顯九綵功爲比

事見萬曆元年

綎大慟願誓死報效

化龍乃騰書于朝遂委縱專制軍事益有次第矣應龍聞之懼益廣結生苗大治隘塞屯兵官壩聲言窺蜀化龍乃檄前駐水西兵三萬守黔省斷苗道復分兵萬餘據守楚黔要害十一月己酉振河南災竝蠲免改折有差壬申內府火癸酉發天津德州臨清倉粟共三十萬石振畿輔饑詔以十萬備振二十萬平糶又以鳳陽災免徵改折有差十二月丁丑武昌漢陽民變先是中官陳奉徵稅湖廣恣行威虐慘毒備至興國州奸人漆有光訐居民徐鼐等掘唐相李林甫妻楊氏墓得黃金巨萬奉奏之上命奉括進內庫奉因毒拷責償



且悉發境內諸墓巡按御史王立賢言所掘墓乃元呂  
文德妻非林甫妻奸人訐奏語多不實請釋不治而停  
他處開掘不報時巡撫支可大以下事奉唯諾惟謹獨  
分巡僉事馮應京以法裁之至是有武昌漢陽諸生妻  
被辱訴上官市民從者萬餘哭聲動地蠶擁入奉解爭  
投瓦石擊奉奉被傷諸司馳救之乃免應京捕治其爪  
牙奉怒陽餉食而置金其中應京復暴之益慚恨尋置  
酒邀諸司以甲士千人自衛遂舉火箭焚民居民羣擁  
奉門奉遣人擊之多死碎其屍擲諸途可大噤不敢出  
聲應京獨抗疏列其九大罪奉亦誣應京撓命凌敕使



惟其貨遣卒急追之舟覆有死者道遣吏捕漕卒寶秀  
拒不發道怒劾寶秀及一元資阻撓稅務詔俱逮治給  
事中楊應文等請下撫按公勘大學士沈一貫吏部尙  
書李戴國子祭酒方從哲等交章爲言俱不報寶秀妻  
陳氏慟哭請偕行寶秀不可乃括餘貲及簪珥付其妾  
曰夫子行以爲路費夜自經死寶秀至京下詔獄大學  
士趙志臯上言頃臣卧病聞中外人情洶洶皆爲礦稅  
一事南康守吳寶秀逮繫時其妻至投繯自盡闔郡號  
呼幾成變亂事關民生向背宗社安危臣不敢以將去  
之身隱默而不言星子民陳英者方廬墓約儒士熊應

鳳等走京師伏闕訟寃乞以身代于是撫按及南北諸臣論救者疏十餘上上皆不省一日司禮田義棗諸疏進御前上怒擲地義從容拾起復進之叩首曰闕臣跪候朝門外不奉處分不敢退上怒稍平取閱閣臣疏命移獄刑部皇太后亦聞陳氏之死從容爲上言至九月與一元等並釋爲民歸家踰年卒初南康士民建祠特祀陳氏後合寶秀祀之天啟中贈太僕少卿賜祭是時中外爭礦稅者無慮百十疏而給事中包見捷一歲疏累上凡以忤稅監得罪者輒危言論救不已上尤銜之謫貴州布政司都事見捷尋引疾去

二十八年春正月楊應龍勒兵數萬五道竝出攻破龍

泉司土官安民志帥步卒五百拒守死之吏目劉玉鸞

偕妻子竝死于賊

攷異應龍攻破龍泉司諸書俱系之正月招大事記則正月二日也記及

通紀皆云安民被擄三編招實錄書死今從之竝增入劉玉鸞妻子三人

二月戊寅午時

京師地震自東北往西南連動二次己卯遣內監暨

祿徵鳳陽安慶徽應常鎮稅又命邢隆稅沿江洲田辛

巳遣魯坤開彰德衛輝懷慶等礦洞

攷異明史本紀不其此據史稿月日

又三編開礦目中亦在二十八年二月今據書之

丙戌總督李化龍率兵分

道討播州時諸軍大集化龍大會文武于重慶登壇誓

師分八路進兵川師分四路總兵官劉綎由綦江入總

兵官馬孔英由南川入總兵官吳廣由合江入副將曹希彬受廣節制由永甯入黔師分三路總兵官童元鎮由烏江入參將朱鶴齡受元鎮節制統宣慰使安疆臣由沙溪入總兵官李應祥由興龍入楚師一路分兩翼總兵官陳璘由偏橋入總兵官陳良玘受璘節制由龍泉入每路兵三萬官兵三之土兵七之巡撫郭子章駐貴陽湖廣巡撫支可大移沅州化龍自將中軍策應部署既定化龍戒諸將以抵婁山等關爲期且曰關外且戰且招降多不可勝誅也關內疾戰勿受降師不可久老賊詐不可信也先是蜀玉壘山忽裂僉謂昔年平九

絲地數動殆播平先兆云劉綎進兵綦江連戰破三峒  
綦江自東溪入播竝峻嶺密箐楠木山羊簡臺三峒素  
號奇險賊首穆紹等盤據縋力戰克之三月戊午總

兵官童元鎮敗績于烏江先是楊朝棟統苗兵數萬分

道迎敵鋒甚銳官軍夾擊劉縋身自陷陣苗大驚曰劉

大刀至矣朝棟潰圍走幾被獲賊膽落益爲守禦計諸

軍分道並捷南川則西陽石砭二司兵先登遂連克桑

木烏江河渡三關陳璘及副將陳寅擊四牌賊各披靡

遂奪天都三百落諸固賊連敗乃乘隙出奇兵突犯烏

江詐稱水西隴澄會哨

攷異諸書及三編皆作龍澄證之明史童元鎮傳乃安驛臣之

弟隴澄也時爲鎮雄土官與疆臣誘永順兵斷橋溺死  
會大軍勦賊故賊詐稱之今刊改  
官軍無算參將楊顯守備陳雲龍阮士奇白明達指揮  
楊續芝等竝顯之二子皆死之事聞逮總兵童元鎮下  
于理時有蜚語水西佐賊者化龍檄詰之水西不自安  
會賊殺其頭目澄大眼復修好賄隴澄澄戮其使擊斬  
僞將楊惟棟等安疆臣亦執賊二十餘人以示不背  
自楊朝棟迎敵以下皆三月事大事記書于三月之朔  
若烏江之敗明史童元鎮傳嗣辭在三月之望史稿系  
之戊午者是也惟戊午在三月而史稿誤入二月  
月分蓋戊午上脫去三月二字耳今據諸書改正  
夏  
四月劉綎戰九盤入婁山關關爲賊前門萬峯插天中  
逼一綫官軍從間道攀藤魚貫毀柵而入是月癸酉朔



屯白石應龍率諸苗決死戰陰令楊珠等抄後山奪關  
四面合圍都司王芬中流矢死守備陳大剛天全招討  
楊愈亦死劉綎親勒騎衝堅以遊擊周敦吉守備周以  
德分兩翼夾擊敗之與南川永甯路合連破其龍爪海  
雲諸險固壓海龍固而壘海龍固者賊所倚天險飛鳥  
騰猿不能踰者時偏沅巡撫都御史江鐸已抵任視師  
陳璘帥師急攻破其青蛇固安疆臣亦奪其落蒙關至  
大水田焚桃溪莊賊見勢急父子相抱哭上固死守每  
路投降文以綏官軍化龍以賊詭降檄令斬使焚書毋  
爲所紿又虞綎與應龍有舊檄令無通賊綎械其人自

明而吳廣入崖門關營水牛塘與賊力戰三日却之賊

詭令婦人于國上拜表痛哭云田氏且降

田氏卽七姓之一播州所

轄五司七姓見前

復詐爲應龍仰藥死以報廣已而覘知田氏

詐降以緩攻而所云應龍死乃川兵攻圍以火礮擊死

所謂楊珠也珠驍勇善戰旣死賊痛如失左右手廣覺

詐益厲兵協攻絕賊樵汲八路兵大集海龍固下遂築

長圍更番迭攻賊大困會化龍聞父喪詔以墨纓視師

化龍跣而草檄益治軍念賊前險不能越令馬孔英勒

兵攻其後會天久雨將士日馳泥淖中苦戰凡相持四

十餘日

攷黑自屯白石以下皆四月事据大事記是月十三日破青蛇關十六日奪落濠關十八日合

國今悉据三編參明史劉挺傳補  
出陣亡之陳天剛楊愈二人

甲午除京師牙稅

六月壬申朔越三日天忽開霽官軍攻海龍圍益急明日劉挺身先士卒進克土城楊應龍益迫散數千金募死士拒戰諸苗皆駭散無應者其夜四更總兵官陳璘吳廣帥兵銜枚上斬其守關者應龍方提刀自巡壘見四面火光燭天旁皇長嘆泣謂其妻子曰吾不能復顧若矣詰朝丁丑官軍遂登圍破其大城入應龍倉皇同愛妾二闔室縊且自焚廣獲其子朝棟及兆龍等百餘人已亥遂以播州平奏捷京師攷異克海龍國據明史本紀在是月丁丑證之劉挺陳璘傳卽六月六日也史稿系之秋七月辛亥旱之己亥者蓋奏捷之日分今分書之

敕修省祈禱工科給事中王德完奏言致旱有由縱其所以毒民者是也弭災有法衛其所以保民者是也今出柙中之虎兇以吞麋羣黎逸圈內之豺狼以搏噬百姓怨憤無處得伸鬱結無時可解霖雨以天怒而屯肥蠶緣人妖而出如之何不旱亟改前弦將各省贖貨之使一旦撤回則修省以實不以文何旱災之不禳哉疏入不報 甲寅詔停征播加泐田賦 八月辛未慈慶宮成 丙子罷朝鮮戍兵初倭旣平命邢玠振旅還京留萬世德等分布戍守玠因修上馬步兵戍守餉需事宜廷議以數年疲耗今始息肩宜內固根本不當更爲

繁費況彼國兵荒之後不獨苦倭之擾兼苦我兵今日  
善後事宜仍當商之彼國先量彼餉之贏絀始可酌我  
兵之去留因詔督撫會同國王酌奏至是朝鮮亦請撤  
兵酌留水兵八千以資戍守從之 九月甲寅停刑  
是秋綽哈犯遼東副總兵解生等敗沒 冬十月辛未  
貴州皮林苗叛皮林在湖貴交與九股苗相接有吳國  
佐者洪州司特峒寨苗也桀黠無賴其從父大榮以叛  
誅國佐收其妾黎平府持之急遂反自稱天皇上將其  
黨石簪太稱太保合攻上黃堡誘敗參將黃冲霄追至  
永從縣殺守備張世忠炙而噉之掠屯堡七十餘焚五

開南城陷永從圍中潮所時以方征播州未暇討至是  
播平偏沅巡撫江鐸請命總兵官陳璘移師討之 丙  
子雲南稅監楊榮請開採雲南阿瓦孟密寶井從之  
庚子下給事中王德完于獄時鄭貴妃日有寵而王皇  
后多疾左右咸竊意后崩貴妃卽正中宮位其子爲太  
子中允黃輝皇長子請官也從內侍微窺得其狀謂德  
完曰此國家大事旦夕不測書之史冊謂朝廷無人德  
完乃屬輝具草及是上之疏入震怒立下詔獄拷訊尙  
書李戴御史周盤等連疏論救忤旨切責御史奪俸有  
差閣臣沈一貫方在告力疾草奏爲德完解上亦不憚

命杖德完百除其名復傳諭廷臣諸臣爲皇長子耶爲德完耶如爲皇長子慎無瀆擾必欲爲德完則再遲冊立一歲廷臣乃不復言 十二月乙未御午門受播州俘磔楊應龍屍僂朝棟兆龍于市 是歲兩畿各省災傷又苦礦稅兵民多起爲盜浙人趙一平以妖術倡亂竄徐州與其黨孟化鯨等招集亡命自稱宋後署僞官期明年二月諸方並起事覺伏誅時鳳陽巡撫李三才再疏陳礦稅之害言陛下愛珠玉民亦慕溫飽陛下愛子孫民亦戀妻孥奈何崇聚財賄而使小民無朝夕之安又言近日奏章凡及礦稅悉置不省此宗社存亡所

關一旦衆畔土崩小民皆爲敵國陛下卽黃金盈箱明珠填屋誰爲守之皆不報其年十月給事中田大益亦極陳礦稅六害言內臣務爲劫奪以應上求礦不必穴而稅不必商民間卽隴阡陌皆礦也官吏農工皆入稅之人也公私騷然脂膏殫竭向所謂軍國正供反致缺損卽令有司威以刀鋸祇足驅民而速之亂耳此所謂斂巧必蹶也陛下嘗以礦稅之役爲裕國愛民然內庫日進不已未嘗少佐軍國之需四海之人方反唇切齒而冀以計智甘言掩天下耳目其可得乎此所謂名僞必敗也財積而不用崇將隨之脫巾不已至於揭竿適



爲奸雄睥睨之資此時雖家給人子亦且蹴之覆之而不可及矣此所謂賄聚必散也夫衆心不可傷也今天下上自簪纓下至耕夫販婦茹苦含辛搯掣側目而無所控訴者蓋已久矣一旦土崩勢成家爲讐人爲敵衆心齊倡而海內因以大潰此所謂怨極必亂也國家全盛二百三十餘年已屬陽九而東征西討以求快意上之蕩主心下之耗國脈二豎固而良醫走死氣索而大命傾此所謂禍遲必大也陛下矜奮自賢沈迷不返以豪璫奸弁爲腹心以金錢珠玉爲命脈藥石之言寢如充耳卽令逢干剖心臯夔進諫亦安能解其惑哉此所

謂意迷難救也此六者今之大患臣畏死不言則負陛下陛下拒諫不納則危宗社願深察而力反之皆不報而一時有司以忤稅使先後得罪者廣東則新會籍通判吳應鴻舉人勞養魁鍾聲朝梁斗輝雲南則尋甸知府蔡如川趙州知府甘學書陝西則富平知縣王正志皆被逮給事中陳惟春言近日所逮諸人宜敕下撫按嚴勘虛實不得以一人單詞枉害善良不報未幾陝西稅監梁永亦訐正志上命諸抗違欺隱者悉指名劾奏重治之自是宦官益張長吏皆喪氣正志繫詔獄凡四年三十一年夏瘕死應鴻亦死獄中天啟時始贈祭

錄其子

攷異以上皆二十八年事三編據明史傳中分年類記今悉據之

二十九年春正月壬子以播州平詔天下蠲四川貴州湖廣雲南加派田租逋賦除官民註誤罪是月總兵官陳璘討皮林苗平之時巡撫江鐸移駐靖州璘率副將李遇文等七道竝進璘禽苗酋銀貢等游擊宋大斌攻破特洞焚之吳國佐逃入古州毛洞追獲之石纂太逃廣西土巖山指揮徐時達誘縛之賊黨楊永祿率眾萬餘屯白冲游擊沈宏猷等夾攻生禽永祿諸苗悉平二月甲戌振大同宣府饑竝蠲免本年田租己丑逮僉事馮應京等時應京已除名尋以都給事中楊應

文論救上怒遂與襄陽通判邸宅棗陽知縣王之翰俱

被逮

二人見二十七年時湖廣官三人惟何棟如遣逮宅與之翰同黜爲民至是以論救加速之

維

時陳奉又誣劾武昌同知卞孔時抗拒稅務乃併逮之

攷異

武昌再變在是年三月卽逮馮應京等激民變也紀事本末系逮應京月日今從之爲下文再變張本

是月大西洋利瑪竇至京師進方物大西洋者歐羅

巴州之統名洲中凡七十餘國而意大里亞居其一利

瑪竇卽意大里亞人也以萬曆九年汎海數萬里抵廣

州之香山澳居二十年至是入京師由天津稅監馬堂

奏聞下禮部議言大西洋不載會典真僞不可知且所

貢天主及天主母圖旣屬不經而所攜有神仙骨諸物

則唐韓愈所謂凶穢之餘不宜令入宮禁者也乞給賜  
冠帶還國勿令潛居兩京與中人交往別生事端不報  
天主者歐羅巴諸國所奉事之耶穌教耶穌者華言救  
世主也實生于如德亞在亞細亞洲中西行教于歐羅  
巴其始生在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諸國皆用以紀年  
至是閏一千六百年有奇云攷異利瑪竇入貢明史本  
紀書于二十八年之末蓋  
據馬堂奏聞年月也利入京師明史意大里亞傳系之  
二十九年紀事本末書于是年二月證之傳中言侯命  
五月未賜綸音禮部遂于八月復請遣還則以爲三月  
者近之西人書中言利至京師亦云二十九年今仍據  
傳書  
三月乙卯賜張以誠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是月武昌民再變時逮馮應京等緹騎抵武昌民知應

京獲重譴相率痛哭陳奉大書應京名列其罪榜之通  
衛士民益憤聚數萬人圍奉解誓必殺奉奉逃匿楚王  
府眾乃投奉黨十六人于江并傷緹騎以巡撫支可大  
助虐焚其轅門可大不敢出日已晡猶紛亂應京囚服  
坐檻車曉以大義乃稍稍解散奉匿楚府踰月不敢出  
應京被逮至京師下詔獄拷訊長繫獄中三十二年九  
月上以星變修省廷臣請釋繫囚于是應京及宅棟如  
獲釋而王之翰先瘐死獄中

攷異是年三月民變以逮  
應京復激之明史傳中以逮

事起于二十八年之十二月其實二十八  
年應京被劾除名處分已定因諸臣相繼論救遂復逮應京並加逮  
邸宅王之翰卞孔時等因有二十九年三月再變之事  
傳中連敘未經分析而本紀則于二十七年十二月記

武昌漢陽民變二十九年三月記武昌民變與傳中所云武昌再變者合今據本紀年月分書之殺參隨六人紀傳皆同三編易以十六人疑據實錄改也今從之

武昌之再變也給事中田

大益上言陛下驅率狼虎飛而食人使天下之人剝膚而吸髓重足而累息以致天災地坼山崩川竭蠹自上開憤由怨積奈何欲塗民耳目以自解釋謾曰權宜哉今楚人以奉故沈使者不返矣且欲甘心巡撫大臣矣中朝使臣不敢入境偵緩急踰兩月矣四方觀聽惟在楚人臣意陛下必且曠然易慮立罷礦稅以靖四方奈何猶戀戀不能自割也夫天下至貴而金玉珠寶至賤也積金玉珠寶若泰山不可市天下尺寸地而失天下

又何用金玉珠寶爲哉今四方萬姓見陛下遇楚事而無變志知禍必不解必且羣起爲變此時卽盡戮諸璫以謝天下甯有濟耶上怒留中 夏四月乙酉徵陳奉還奉見武昌民情洶洶亟請還京以避之內閣沈一貫因極言奉罪請立代還言官亦爭以爲請上不許會江西湖口稅使李道奏奉水阻商舟陸絕販運剝民病國上乃召奉還以承天守備中官杜茂代之頃之東廠奏緹騎有死者上怒甚手詔內閣欲究主謀一貫言民心宜靜請亟遣重臣代支可大拊循因薦侍郎趙可懷上乃褫可大官令可懷馳往未至可大已遣兵護奉行舟



車相銜數里不絕可懷入境亦遣使護之奉得迺遞去  
丙申分播州地爲二置遵義平越二府楊氏據有播  
州自唐以來傳二十九世八百餘年至應龍而亾五  
月山西巡撫魏允貞罷時中官張忠孫朝先後領山西  
礦稅誅求百方允貞每事裁抑疏暴其罪朝怒劾允貞  
抗命阻撓上留允貞疏不下而下朝疏于部院將加譴  
責吏尙李戴都御史溫純力爭請下允貞疏平議上竝  
留中山西軍民數千人詣闕爲允貞訟冤言官亦連章  
論救上置不問允貞父年九十餘乃乞歸侍養廷議以  
稅使害民非允貞不能制固留之允貞請益力聽歸

六月壬申蘇州民變殺織造中官孫隆參隨六人詔有

司捕亂者民葛誠獨承下獄論死後遇赦得釋

攷興明史本紀

書于五月此據史稿月日也六人明史作數人三編目中亦據史稿書六人今從之

京師自去

年六月不雨至是月乙亥始雨時畿輔山東河南赤地

數千里山西亦旱吏部尙書李戴言今三輔嗷嗷民不

聊生草木旣盡剝及樹皮夜竊成羣兼以蠹劫道殣相

望村空無烟據巡撫汪應蛟揭稱坐而待振者十八萬

人過此以往夏麥已枯秋種未布使百姓坐而待死更

何忍言使百姓不肯坐而待死又何忍言加以頻值外

警連興傾國之師車殆馬煩行齋居送按丁增調踐畝

加租此時賦稅之役比二十年以前不啻倍矣而礦稅之議煩興貂璫之使四出不論地有與無有包礦包稅之苦不論民願與否有派礦派稅之苦指其屋而挾之曰彼有礦則家立破矣彼漏稅則稟立傾矣以無可查稽之數用無所顧畏之人行無天理王法之事大畧以十分爲率入于內帑者一尅于中使者二瓜分于參隨者三指騙于土棍者四而地方之供應歲時之餽遺驛遞之騷擾與夫不才官吏指以爲市者不與焉陛下但知利源易開中貴易信豈知彼剝害小民至于如此亦豈知今日苦礦苦稅之民卽是前日被災被兵之民重

累疊困咨嗟愁怨至于如此不報 丁亥法司請熱審  
不報自後數年皆停熱審獄囚久繫多死 是夏振順  
天保定真定廣平順德諸府饑 秋八月復命李成梁  
鎮遼東成梁去遼十年之間更易八帥邊備益弛會總  
兵馬林獲罪沈一貫言成梁雖老尙堪將兵乃命再鎮  
遼東年已七十六矣 九月壬寅河決開封歸德時商  
邱等處黃河水漲衝決蕭家口一百餘丈全河盡南注  
河身變爲平沙商賈舟膠沙上南岸蒙牆寺忽徙置北  
岸虞城夏邑多被淹沒河勢盡趨東南而黃堍斷流河  
南巡撫曾如春以聞曰此河徙非決也初給事中楊廷

蘭因黃堨之決請開泃河是時楊一魁召掌部事以工部侍郎劉東星代之總理河漕東星以河東決黃堨由韓家道口至趙家固百餘里衝刷成河卽潘季馴議復之故道也因暫開趙家固至兩河口四十里閱六月工成東星復欲採衆說鑿泃河以地多沙石工未就而東星病自是河旣南徙北流遂絕而趙家固亦日就淤塞徐邳間三百餘里河水尺餘糧艘阻塞工科給事中張問達言蕭家口在黃堨上流未有商舟不能行于蕭家口而能行于黃堨以東者運艘大爲可慮上從其言方令東星勘議而東星卒矣問達復言運道之壞一因黃

壩口之決不早杜塞更因并力泃河以致趙家園淤塞  
斷流河身日高河水日淺而蕭家口遂決全河奔潰入  
淮勢及陵寢東星已逝宜急補河臣早定長策大學士  
沈一貫給事中桂有根皆趣簡河臣御史高舉獻三策  
請濬黃壩口以下舊河引黃水注之東遂塞黃壩口而  
遏其南俟舊河衝刷深則并塞新決之口其二則請開  
泃河及膠萊河而言河漕不宜并於一人當選擇分任  
其事江北巡按御史吳崇禮則請自蒙牆寺西北黃河  
灣曲之所開濬直河引水東流且濬李吉口至堅城集  
淤道三十餘里而盡塞黃壩以南決口使河流盡歸正

漕工部尙書楊一魁酌舉崇禮之議以開直河塞黃咽口濬淤道爲正策而以沔河爲旁策膠萊爲備策上命急挑舊河塞決口且兼挑沔河以備用下山東撫按勘視膠萊河 丁未趙志臯卒志臯以封貢議起石星及星敗物議紛騰又兼七十餘老耄爲朝士所輕而醇謹特蒙上眷在告四年乞休疏凡八十餘上俱不報至是卒于邸舍 癸丑貴州饑巡撫郭子章言六月十八日貴陽府定番地震自酉至戌有聲如雷黔東諸府衛及黃平五司自正月不雨至于六月思南府大雨婺川縣大雨永甯交作城內水深數尺去年苦兵今年苦饑黔

東憂旱黔南憂水軍民重困議將湖廣四川二省協濟拖欠錢糧如數徵解以振全黔戶部議如其請報可戊午起前禮部尙書沈鯉朱賡竝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沈一貫請增置閣臣上素慮大臣植黨欲用林居及久廢者遂詔鯉賡以原官入閣冬十月己卯立皇長子常洛爲皇太子時太子年二十廷議有欲先冠婚後冊立者沈一貫不可曰不正名而苟成事是降儲君於諸王也上意亦悟命卽日舉行漏二鼓詔下旣而上復悔令改期一貫封還詔書言萬死不敢奉詔上乃止初鄭貴妃要上至大高元殿謁神設誓立其子爲太子上



因書一紙緘玉合中賜妃爲符契後廷臣爭之力慈聖  
太后復堅持立長而妃又忽失歡于是皇長子遂得立  
上遣人取玉合封識宛然發合蟲蝕書盡矣上悚然異  
之同日封諸子常洵爲福王常浩瑞王常澐惠王常瀛  
桂王

明鑑曰設誓要立與漢書所紀戚夫人事畧相類蟲  
蝕書盡與漢書所紀公孫病已立事畧相類戚夫人  
事綱目削之以其近瑣蟲食葉事綱目載之以葉爲  
蟲食尙屬事理所有至書緘合內乃爲蟲食不經之  
甚矣蓋是時羣臣惟恐皇長子之不得立幸如所請

遂從而緣飾其辭若以爲天之默相者不知慈聖意  
稍不定鄭妃竟不失歡蟲雖蝕書于事奚濟乎史家  
不察備載以神其說

御批斥爲傳會可笑洵足發當時之覆而破千古之疑  
矣

壬辰加上慈聖皇太后尊號 是月以侍郎馮琦爲禮

部尙書余繼登去年七月卒至是始以琦代之 十二

月辛未復朶顏馬市朶顏部長長安

即長昂  
詳見前

屢入寇敗

之至是與董呼哩

即董狐哩  
詳見前

等皆納款並請復甯前木

市許之 己丑命禮部祈雪 是歲江西饒州通判陳

奇可以忤稅使被逮

三十年春正月己未以四方災異敕羣臣修省 是月  
湖廣潛江沔陽石首巴陵華容廣濟景陵平江荊門安  
鄉大冶興國等州縣災荒巡按御史王立賢請將改  
折緩徵錢糧蠲免振貸從之 二月己卯上不豫時皇  
太子姻禮甫畢上忽有疾急召諸大臣至仁德門俄獨  
命首輔沈一貫入啟祥宮後殿西煖閣皇太后南面立  
稍北上稍東具冠服亦南面太子諸王跪于前一貫叩  
頭起居畢上命之前諭曰朕病篤矣礦稅事朕因三殿  
二宮工未竣權宜採取今可與江南織造江西陶器俱

止勿行所遣內監俱令還京法司釋人繫罪囚建言得罪諸臣咸復其官言已就卧一貧尋叩頭出擬旨以進是夕閣臣九卿俱直宿朝房漏三鼓中使捧諭至具如上語一貫者惟中加南京供應機房係舊制并蘇杭織造內有御用及婚禮袍服俱著仍舊已採徵在官金銀等件并織完絳疋燒完磁器還著原差內官押解進用如有姦惡截阻及驛遞應付遲慢者指名參處數語諸大臣期卽奉行翼日上疾瘳悔之遣中使二十輩至閣追取前諭一貫不能持惶遽繳入時司禮太監王義方在上前力爭曰王言何可反汗上怒欲手刃之義言益

力而中使已持前諭至後義見一貫唾曰相公稍持之  
礦稅撤矣何怯也自是大臣言官疏請者日相繼皆不

聽 甲申重建乾清坤甯宮 是月福建晉江南安惠

安同安莆田仙遊諸縣竝告災詔分別蠲振

攷興振湖廣福建災

明史本紀皆不具二編  
據實錄增編目今從之

閏月丙申復河套諸部貢市

先是套部市罷者十有餘年二十四年乞款進馬詔許  
增其價後因各部侵軼不常仍罷款議遂復松山築邊  
城諸部長恐至是濟農巴爾章等輸誠乞款兩鎮新舊  
撫臣皆言款便會巡撫王見賓將去諸部恐款事不成  
請益切在甯夏者珠蘇爾亦請之巡撫楊時甯兩鎮交

奏會孫維城代見賓時甯亦遷去以黃嘉善代之二人  
並申約束維城議上善後六事一市貨務精委官協辦  
并程以殿最一撫賞宣撫必諗識情形如波羅參將馬  
應時口習番語應令兼管一選廉幹文武官各一員專  
驗馬匹臚壯堪備騎操方聽解道驗烙一市賞須有定  
額軍民不許私易將官不許貪功經管官不許扣剋及  
以隘物塘塞一延鎮應改創邊牆築圍垣如城匝以深  
池庶緩急無虞一定市期并赴賞之例其進貢之馬務  
擇臚壯不得槩收嘉善議上善後七事一市銀請自二  
十年以後每年照數聽鎮咨部題發一每歲之市一年

無犯方准一次款市一市分衝緩守備通判等官按地  
分管便于責成一定撫賞之例如生事則議革一定易  
馬之額如驗堪騎操方許分給營堡一松山近始收復  
不可不加計防之如陽順陰違卽當出兵勦伐一每歲  
策查將領有無失事報部處分兵部皆議覆從之自是  
款市之議復堅攷選貢市月日見明史本紀其二鎮所  
上善後條目韃靼傳不具三編據實錄  
增入目中 戊午河州黃河水涸見底凡三日 以姚  
今據之 繼可爲工部尙書時楊一魁以河決衝入祖陵被劾罷  
也 三月甲申雲南騰越民變稅監楊榮肆虐激民民  
不勝憤火其廠房殺委官張安民撫按以聞上怒持其

章不下數月沈鯉至亟請列榮罪狀以定民心于是得  
無株及是時廣東李鳳廣西梁永竝以礦稅激民變左  
都御史溫純言稅使竊弄陛下威福以十計參隨憑藉  
稅使聲勢以百計地方奸民竄身爲參隨爪牙以萬計  
宇內生靈困於水旱困於採辦營運轉輸既罄然喪其  
樂生之心安能復勝此千萬虎狼耶願卽日罷礦稅逮  
鳳等寘于理亦不報是月河州黃河突漲壞橋道毀  
墩房總督李汶巡撫賈待問言黃河上流水盡乾竭今  
歲火星失度日光如赭火星見在九月此奏報當在是  
年九月之後三編據實錄類書  
之風蕪黃霧種種變異然未有若此河之爲變者河濱



之行地猶元氣之周身而貨財之流布于天下也今天  
下財力可謂匱絀間貧府庫貧獨礦稅監使及參隨  
土棍之家富耳神河天險源涸流從此脈竭財匱之象  
也夫民匱則愁苦愁苦則思亂直須時耳伏望罷礦稅  
撤中使人心旣悅天意自回不報 戶部尚書陳瓖病  
免召趙世卿自倉場回部管事兵部尚書田樂罷越三  
月以刑部尚書蕭大亨兼署 夏四月辛丑振順天永  
平二府饑竝蠲田租 乙巳京師旱敕修省 五月乙  
亥法司請熱審不報 是月四川地震鳴如雷至六月  
復有聲房屋俱動

攷異明史五行志  
佚三編據實錄增

江西稅監潘相

素爲衆所忿一日與而出會歲試諸生童指目之相怒  
禽四人入其一則謀託輔國將軍之庶宗也捶之傷甚  
各宗大鬩毀門入相走免誣劾上饒知縣李鴻報怨鴻  
坐除名 六月戊申福建興化泉州二府同日地震辛  
亥福州興化泉州三府復同日地震攷異明史五行志  
並著日分  
佚三編據實錄增  
今從之 是月京師大水 秋七月辛巳以邊餉缺

乏敕有司嚴催積逋 是月緬甸犯騰越初楊榮請開  
阿瓦孟密寶井云歲可得數十萬旣而所進不得什一  
乃誣知府熊鐸侵匿逮下法司榮又奏請敕麗江土知  
府不增獻地聽開採遂有番漢居民焚厥殺委官之獄

至是緬人以稅使貪暴爲詞攻陷蠻莫宣撫司思正奔騰越緬追及之有司殺思正以謝始解去 沈鯉至京師入閣時年七十一矣沈一貫以上心夙嚮鯉深忌之貽書李三才曰歸德公來必奪吾位將何以備之歸德鯉邑名欲風鯉辭召命也三才答書言鯉忠實無他腸勸一貫同心一貫由此并憾三才 九月己未朔夜有大星起東南色血紅大如椀忽化爲五中一星最明久之會爲一星大如籠辛巳夜流星大如雞卵青白色尾有光又流星大如椀起日參入天苑又有大小星數百四面交錯而行禮科給事中張問達以星變請罷礦稅

不報

攷異見明史天文志三編  
據實錄詳具目中今從之

冬十月壬辰五更復

有流星起中天光散七道有聲如雷 丙申孝陵災

戊戌振南直隸災時江北宿松望江二縣災重淮改折

茲休甯祁門婺源等縣以次振卹其泗州虹縣等十二

州縣分別蠲振有差

攷異明史本紀但書振江北三編  
統以南直隸又各書州縣增入目

中今從之

丙辰停刑

十二月大學士沈一貫等奏天下

御史巡行差務凡十有三處今缺其九請遣各御史分

往受事庶監察有所責成而綱紀可振疏入不報 鳳

陽臨淮知縣林錡以忤稅監被逮下獄 是歲兩京缺

尙書三侍郎十科道九十四天下缺巡撫三布按監司

六十六知府二十五兵科都給事中田大益力請簡補  
不報

明通鑑卷七十三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七十三

起昭陽軍勝盡疆  
圍協洽凡五年

神宗顯皇帝

萬曆三十一年春正月復營乾清坤甯兩宮輔臣沈一  
貫等入視工程因亟言巡漕巡倉二差及河南陝西二  
巡撫缺應補授差遣上領之 詔戶兵二部覈軍實時  
內府供億浸多戶部困不能支九邊軍額八十六萬有  
奇將弁率以空名支餉且多剋減邊民屢譁上憂之乃  
有是命然卒不能振刷也 三月戊午吏部奏天下郡

守缺者幾十之五請敕吏部推補不報時南北六卿正貳亦多缺者大學士沈一貫等因言各衙門本章例應三日卽下皇上初年始有留中之事至于今日有奏而不發票者有票上而不發行者皇上蓋出詳慎不輕之意且昭操縱不測之權而人心自此怠弛政務從而壅滯且歲月滋久保無乘機壅蔽藉手作奸者乎況始于權宜後遂成例亦何可昭示萬世請將各衙門章疏可行者卽賜允行不可行者明示改正必期無一疏不報無一事不決疏入不省 乙丑詔公主子孫皆入國學肄業 是月遼東大福堡火焚燬房屋軍器無算又

火起地中大如車輪高三丈烟高三丈餘

攷黑明史五行志佚三編

據實錄補

入三月

播州餘逆吳洪盧文秀等叛總兵官李應

祥等討平之

禮部尙書馮琦卒琦明習典故學有根

柢數陳讜論而于礦稅及給中使關防尤力持之初內

閣乏人上已用琦及朱國祚而沈一貫密揭二人年未

及艾請先用老成者乃復命沈鯉朱賡琦素善病至是

篤几十六疏乞休不允卒于官年僅四十六遺疏請願

明作發章奏補缺官推誠接下收拾人心詞極懇摯上

悼惜之贈太子少保初以禮部侍郎郭正域署代未幾

以禮部侍郎李廷機易署

攷黑明史七卿表脫去郭正域署禮部尙書故李廷機之



署代亦無月  
日辨見下

夏四月丁亥朔日有食之是日當享太

廟禮部侍郎郭正域言春秋書災異莫大于日食故禮

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終禮者有四日食與焉當祭而

日食牲至未殺則廢況時惟四月又爲正陽變異非細

是日辰時食至巳時若救護後午刻祭享曾未踰時兩

興大禮精禋不肅宜以朔旦救日詰朝享廟詔改享太

廟于初五日

攷歷明史正域本傳但言日食占爲用佞人亡國等語語候一貫而不及請改廟享

日期三編據實錄增入目中今從之

丙午承天府鍾祥縣地震自南方

起至西北方屋宇皆震裂有聲 五月丙辰閣臣復請

熱審不報 戊寅京師地震是日鳳陽大雨雹毀皇陵

殿脊 六月黜楚中尉華越爲庶人初楚恭王得廢疾  
隆慶五年薨遺腹宮人胡氏孿生子華奎華壁或言華  
奎乃恭王妃兄王如言妾尤金梅子華壁乃妃族人王  
如緯奴王王子內官郭綸取以養之儀賓汪若泉嘗訐  
奏事下撫按王妃持甚堅得寢萬厯八年華奎嗣爵華  
壁亦封宣化王宗人華越者素彊禦忤王及是遣人訐  
華奎異姓子不當亂宗沈一貫納華奎重賄屬通政使  
格其疏不上月餘華奎劾華越疏至乃上之事下禮部  
未幾華越入都訴通政司邀截實封及華奎行賄狀楚  
宗與名者凡二十九人通政司懼召華越令更易月日

以上旨并下部署尙書事郭正域楚人也頗知假王事  
請勘虛實以定罪案一貫右華奎言親王不當勘但宜  
體訪正域以事關宗室不經勘問誰敢分割華奎懼奉  
百金爲正域壽且屬毋竟楚事當酬萬金正域嚴拒之  
已而撫按行勘皆言無左驗而華越妻乃王如言女持  
僞王說甚堅廷議令覆勘詔公卿集議于西闕門議者  
三十七人各具一單言人人殊李廷機以禮部左侍郎  
代正域署部事正域欲盡錄諸人議廷機以辭太繁先  
撮其要以上一貫嗾御史康丕揚等劾禮部壅閑羣議  
不以實聞正域亦發一貫匿疏沮勘及華奎饋遺事中

旨以楚王襲封已二十餘年何至今始發且夫訐妻證

不足憑據遂坐華越等誣奏降庶人錮之鳳陽見明史

諸王及郭正域傳皆系三十一一年蓋熟華越月日也

三編明鑑皆系之六月證之明史正域本傳馮琦卒正

域時以禮侍掌翰林院還署部事下文楚事之獄李廷

機以左侍郎代正域署部事三編同据此則表中漏脫

正域故延機署代亦無月日也正域之代當在三月之

後六月之前蓋正以楚事之獄沈一貫以其不便而易

之也今是月泰安大水溺死男婦八百餘口是夏

掘本傳

河決蘇家莊北浸豐沛魚臺單縣初楊一魁既罷上復

用吳崇禮議分設河漕二臣以河南巡撫曾如春爲工

部侍郎總理河道如春議開虞城王家口挽全河東歸

須費六十萬未幾是年春山東巡撫黃克纘言王家口

爲蒙牆上源上流旣達則下流不可旁洩宜遂塞蒙牆口從之時蒙牆決口廣八十餘丈如春所開新河未及其半塞而注之慮不任受有獻策者言河流旣回勢若雷霆藉其勢衝之淺者可深也如春遂令放水水皆泥沙流少緩旋淤至是水暴漲衝魚單豐沛閒如春以憂卒乃命李化龍爲工部侍郎代其任化龍甫至而河已決給事中侯慶遠因言沕河成則他工可徐圖詔部臣詳議以聞 秋七月丁丑京師大雨雹時祁州安肅竝大風雨冰雹頃刻水深尺餘拔樹折木苗稼盡傷祁州復大水田廬盡沒城垣傾壞

及暹明史五行志但書京師大雨雹祁州以下三編

揭實錄增  
入日中

八月禮部侍郎郭正域罷初正域之入館也沈一貫爲教習師後服闋授編修不執弟子禮一貫不能無恨及一貫爲首輔沈鯉次之正域與鯉善而心薄一貫楚王之獄正域右華越積忤一貫給事中錢夢臯遂希一貫指劾正域陷害親藩楊應文又言正域父懋寔笞辱于恭王故正域因事陷之正域疏辨言恭王卒于隆慶時臣父方以舉人任知州何由被笞留中不報因乞休去已而華奎亦奏劾正域略如應文言且訐其不法數事請褫正域官詔下部院集議李廷機謂正域已去可無苛求給事中張問達言藩王欲進退大臣

不可訓乃不罪正域而令巡按御史勘王所訐以聞皆  
無狀未幾而妖書事起 九月甲子江北盜起鳳陽漕  
運巡撫李三才言乃者迅雷擊陵大風拔木洪水滔天  
天變極矣趙古元方磔於徐李大榮旋梟於亳而睢州  
巨盜又復見告人離極矣陛下每有徵求必曰內府匱  
乏夫使內府果乏是社稷之福也所謂貌瘦而天下肥  
也而其實不然陛下所謂匱乏者黃金未遍地珠玉未  
際天耳小民饔飧不飽重以征求箠楚無時析楊滿路  
官惟丐罷民惟請死陛下甯不惕然警悟邪陛下毋謂  
臣禍亂之言爲未必然也若旣已然矣將置陛下何地

哉不報既而睢盜就獲三才因奏行數事部內晏然

與

據明史李三才傳特書于是年之九月冬十月甲申停與本紀九月江北盜起合今類書之

刑 丙申河南睢州賊楊思敬作亂有司討禽之 十

一月甲子復起妖書曰續憂危竝議閣臣朱賡獲之于

寓門外其詞假鄭福成爲問答鄭福成者謂鄭氏子福

王當成也大略言上立東宮出于不得已他日必當更

易其用朱賡爲內閣者以賡更同音寓更易之意詞極

詭妄時人謂之妖書上大怒敕有司大索奸人沈一貫

以楚宗事銜郭正域又以沈鯉與已地相逼而正域新

罷欲因是陷之乃爲上言臣下有欲相傾者爲之蓋微



引其端以動上意亡何錦衣衛都督王之禎等四人與同官周嘉慶有隙乃以妖書有名指嘉慶爲之東廠又捕獲妖人噉生光巡城御史康丕揚爲生光訟寃言妖書楚事同一根柢請少緩其獄賊兄弟可授首闕下意指正域及其兄國子監丞正位上怒以爲庇反賊除其名一貫力救始免丕揚乃先後捕僧人達觀醫者沈令譽等而同知胡化則告妖書出教官阮明卿手未幾輒衛又捕可疑者一人曰毛尙文數日間鎮鎬旁午都城人人自危嘉慶等皆下詔獄嘉慶旋以治無驗令革任回籍令譽故嘗往來正域家達觀亦時時游貴人門嘗

爲正域所擄逐尙文則正域僕也一貫丕揚等欲自數  
人口引正域而化所訐明卿則錢夢臯塢夢臯大恚上  
疏顯攻正域言妖書刊播不先不後適在楚王疏入之  
時蓋正域乃沈鯉門徒而沈令譽者正域食客胡化又  
其同鄉同年羣奸結爲死黨乞窮治根本定正域亂楚  
首惡之罪勒鯉閒住上令正域還籍聽勘急嚴訊所捕  
者而諸人承一貫指必欲陷正域以及鯉于是獄久不  
具 十二月丙戌上召見皇太子于啟祥宮諭曰我之  
慈愛教訓爾宜知之爾之純善孝友我亦知之近有捏  
造妖書者離間我父子動搖天下已有嚴旨緝捕正法

爾宜安心讀書勿存驚懼復賜手詔慰諭之皇太子見  
上言之淚下亦含淚叩首辭去 是月吏部尙書李戴  
罷時妖書事起錦衣官王之禎等羅織周嘉慶下獄窮  
治嘉慶戴甥也比會鞫戴引避上聞而惡之會以不能  
箱屬官奉旨譙讓遂勒致仕去命趙世卿以戶部尙書  
兼署代之 致仕大學士王家屏卒家屏歸後八年儲  
位始定遣官齋敕存問及是卒贈少保謚文端

三十二年春二月壬寅閣臣請補司道郡守及遣巡方  
御史沈一貫擬敕以上不省 三月甲子乾清宮成敘  
賁工部官有差 乙丑賜楊守勤等進士及第出身有

差 是春始議開泃河先是李化龍以開泃河請下部

臣覆言開泃有六善其不疑有二泃河開而運不借河

河水有無聽之善一以二百六十里之泃河避三百三

十里之黃河善二運不借河則我爲政得以熟察機宜

而治之善三估費二十萬金開河六百二十里視朱衡

新河事半功倍善四開河必行召募春荒役興麥熟人

散富民不擾窮民得以養善五糧船過洪必約春盡實

畏河漲運入泃河朝暮無妨善六爲陵捍患爲民禦災

無疑者一徐州向苦洪水泃河旣開則徐民之爲魚者

亦少無疑者二上深然之令速鳩工改黑部覆化龍開泃河疏据河渠志

特書于三十二年正月意開沕河卽在是時也下文云  
八月分水河工成卽開沕以分黃也明史本紀系之四  
月且以爲工成疑太早而是時始議開  
則又太遲今据河渠志書之是春下  
夏四月辛巳

朔日有食之 是月大同陽和等處流星大如斗先白

後赤光芒燭地 閣臣沈一貫等再上疏催補科道行

取考選吳道行等四員熊鳴夏等三員散館題授王元

翰等八員不報 礫儼生光于市時法司蕭大亨等奉

嚴旨拷訊僧達觀受刑死沈令譽亦幾死皆不承尋以

胡化訐阮明卿因導之引郭正域及歸德歸德鯉邑名

化大呼曰明卿我仇也故訐之正域舉進士二十年不

通問何由同作妖書我亦不知誰爲歸德者上知化枉

釋之都督陳汝忠掠訊毛尙文遂發卒圍正域舟于楊  
村盡捕媼婢及傭書者男女十五人與生光雜治終無  
所得拷生光妻妾及十歲兒以鍼刺指爪必欲引正域  
皆不應生光仰視夢臯丕揚大罵曰死則死耳奈何教  
我迎相公指矣引郭侍郎乎久之獄不能具會皇太子  
在東宮數語近侍曰何爲欲殺我好講官諸人聞之皆  
懼而陳矩提督東廠屢會法司拷訊心念獄無主名上  
必怒甚恐輾轉攀累無已遂與法司歸獄生光磔之釋  
諸波及者正域始得歸厥異據明史三編皆連記此事之本未而文氏先撈志始書上  
是獄于是年之四月今分書之五月癸酉雷火焚長陵明樓上以陵

災下詔咨實政大學士沈鯉請除礪稅屬沈一貫朱賡  
各爲一疏俟時上之一日大雨鯉曰可矣一貫等問故  
鯉曰上惡言礪稅事疏入多不視今吾輩冒雨素服詣  
文華奏之上訝而取視亦一機也一貫等從其言上得  
疏疑必有急事啟視果爲心動會戶部尙書趙世卿亦  
上疏言今日實政孰有切于罷礪稅者古明王不貴異  
物今也取悖入之財歛蒼生之怨節儉之謂何是爲君  
德計不可不罷者一多取所以招尤慢藏必將誨盜鹿  
臺鉅橋必致倒戈之禍是爲宗社計不可不罷者二古  
者國家無事則預桑土之謀有事則議金湯之策安有

鑿四海之山權三家之市操弓挾矢戕及良民燬室踰垣禍延雞犬經十數年而不休者是爲國體計不可不罷者三貂璫漁獵翼虎包憊毀掘冢墓則枯骨蒙殃奸虐子女而良家飲恨人與爲怨謹諫屢聞是爲民困計不可不罷者四國家財賦不在民則在官今盡括入奸人之室故督逋租而逋租絀稽關稅而關稅虧搜庫藏而庫藏絕課鹽莢而鹽筴薄徵贖鍰而贖鍰消外府一空司農若掃是爲國課計不可不罷者五天子之令信如四時三載前嘗曰朕心仁愛自有停止之時今年復一年更待何日天子有戲言王命委草莽是爲詔令計



不可不罷者六陛下試思服食官室以至營造征討上何事不取之民民何事不供之上嗟此赤子曾無負于國乃民方懽呼以供九重之欲而陛下不少遂其欲民方奔走以供九重之勞而陛下不少恤其勞民方竭蹶以赴九重之難而陛下不少恤其難反之于心必有不  
自安者今天譴頻仍變不虛生故欲回天意在恤民心欲恤民心在罷礦稅無煩再計而決也疏入上優容之然竟不爲罷 是月以吏部左侍郎楊時喬署本部尙書以趙世卿辭署代之也 六月丙戌詔補闕官恤刑獄是時太白晝見沈一貫等以災異頻仍疏請罷礦稅

出繫囚補闕官發臣下章奏上答以修省實政俟次第  
舉行一貫等又言俟之爲言有何底極臣等非不欲俟  
而天下危亂恐有不能俟者上不得已爲行二事而礦  
稅仍不罷廣輿記明史本紀但書陵災詔補闕官云云而  
是月太白晝見天文志亦佚之三編據實錄  
增綱目而以太白晝見爲綱蓋是時災  
異頻仍不但陵災一事也今據書之丁酉昌平大

水壤長泰康昭四陵石渠及陵垣又蟲食長陵松柏幾  
盡 秋七月庚戌京師大霪雨凡兩月不止正陽崇文  
二門城垣中陷者七十餘丈民居多壞辛酉發太倉銀  
十萬兩振被水居民時永平府屬諸州縣亦大水溺死  
男婦無算 八月辛丑九卿科道大小羣臣伏文華門

公疏請修舉實政詔切責其瀆擾朝儀沈一貫言欲朝  
儀靜肅當收天下之心欲收天下之心當恤天下之言  
近年天下久罹礦稅之害而又習聞停止之言跂望恩  
綸以日爲歲諸臣干章萬牘總出懇誠豈可罪之爲激  
爲瀆乎不省 丙午分水河工成李化龍報糧艘由泃  
者三之二會化龍丁憂去總河侍郎曹時聘代上疏頌  
化龍功然是時工部尙書姚繼可言導河濬泃兩工須  
並興從之役未竟而黃河數溢次異姚繼可請兼導河  
三編據實錄書之是年  
開泃河日中云四月庚戌則是時興  
工久矣河渠志書之是春者近之是秋復決蘇家莊  
豐沛爲災黃水逆流灌濟甯魚臺單縣于是給事中宋

一韓遂詆化龍開洳之誤化龍憤上章自辨時聘亦力  
言洳河可賴因畫善後六事以聞部覆皆從其議且言  
洳開于梗漕之日固不可因洳而廢黃漕利于洳成之  
後亦不可因黃而廢洳兩利俱存庶幾緩急可恃因請  
築郗山堤建鉅梁吳衝閘增三市徐塘壩以終洳河未  
就之功詔如議 九月辛酉歲星填星熒惑聚于危乙  
丑尾分有星如彈丸色赤黃見西南方至十月而沒  
閏月庚辰陝西鞏昌府禮縣地震聲如雷一日十餘次  
城垣屋宇皆傾 辛丑武昌宗人蘊鈐等作亂殺巡撫  
都御史趙可懷先是楚王華奎行賄于沈一貫遂坐華

越誣奏而諸宗人俱言其偽跡昭著行賄有據赴都投  
揭皆奉旨切責罰祿削爵有差至是華奎復獻萬金助  
工漢陽宗人疑其輸賄遮奪之可懷檄有司捕治宗人  
方恨可懷治是獄不平持兵突入撫署擊可懷至死事  
聞詔逮捕諸宗人禠治 是月畿南諸府州縣水患異  
常詔以太僕寺振濟餘銀分振尋命于順天保定等處  
發通倉米平糶收異明史本紀書振畿南六府饑于九月戊申三編據實錄改入閏九月並增  
入平糶于目 冬十月甲寅始敘平播州功自李化龍  
中今從之

以下陞賞有差是役也劉綎功爲最陳璘次之而綎感  
化龍知遇遣使齎玉帶一黃金百白金千投化龍家爲

化龍父所叱投巡按御史崔景榮家亦如之璘亦投賄于化龍家于是化龍及景榮竝奏其事詔革繼任璘亦爲給事中洪瞻祖所劾上以其功多勿問至是論功皆進左都督

改黑諸書皆系敘平播功于是年正月蓋兵部上功日月明史本紀則據詔下之月日今

從明

是月四川華陽縣天鼓大鳴似雷非雷 改刑

部尙書蕭大亨于兵部仍兼署刑部事

三十三年春正月庚辰故松山部伊勒登岱青

舊作銀定亥成

犯鎮番總兵官達雲遣副將柴國柱擊之是時寇失松山走據賀蘭山後連青海諸部寇鈔不已伊勒尤桀驁至是大敗去 是月重修京師外城 三月辛巳詔留

去年大計被黜之科道官先是楊時喬署吏部與都御史溫純主察典時首輔沈一貫欲庇其所私將令兵部尚書蕭大亨主之次輔沈鯉不可而止純積與一貫忤爲其黨給事中陳治則鍾兆斗所劾求去章二十上杜門九閱月上雅重純諭留之純不得已強起視事及大計京朝官與時喬力勸政府私人若給事中錢夢皋御史張似渠于永清輩咸在察中又以年例出兆斗于外一貫大愠密言于上留察疏不下將半年主事劉元珍龐時雍御史朱吾弼等力爭之謂二百年來計典無留中者而是時夢皋方假楚王事攻郭正域謂主察者爲

正域驅除上意果動至是下其章特留夔舉已復盡留  
科道官之被察者而嚴旨責時喬等報復時喬等奏辨  
請罷斥不問 夏四月辛亥楚宗人蘊鈐等伏誅初宗  
人殺撫臣首輔沈一貫以爲叛逆欲發兵圍捕都御史  
溫純力言諸宗無反狀至是撫按捕得蘊鈐等凡真重  
典者六人餘黨四十六人禁錮閒住有差

### 三編

御批曰楚宗事曖昧難明當時之號爲正人者大抵皆  
右假王之說究亦未有確憑而其難端則始于汪荅  
泉之告訐若泉爲恭王密戚所言或果有見聞或妄



生覬覦皆不可知彼時若卽窮究根源庶可辨其真偽及事隔數十年華越復以挾嫌訐訟尤不可不明勘虛實以破疑竇而息羣囂乃沈一貫獨執宜訪不宜勘之言委之撫按仍歸顛預了事適足招疑謗之口于是閣臣禮臣互相袒護攻擊紛如日以報復相尋轉置楚宗曲直于不問朝局之壞益至是時而極矣

是月京師雨雹 以刑部侍郎董裕爲本部尙書仍管侍郎事 五月丙申鳳陽大風雨毀孝陵正殿神座 庚子大雷電擊毀南郊望燈高杆杆高十丈餘碎上段

三丈餘爲百數十片皆有火痕其下六丈餘左右各有

爪損痕 辛丑廣西陸川縣地震聲若頽山城垣屋宇

多壞墜死男婦無算 是月京師復大雨雹或異京師四五兩月

雨雹明史五行志佚三 六月乙巳以雷警敕羣臣修

省 秋七月戊戌復五路台吉貢市時東部宰桑舊作宰僧

譯見前明史 誘殺慶雲堡守禦熊鑰詔獨革之或異革

一作宰賽 賁賁據明史韃靼傳在同時今分別書 是月泰州天鳴

之蓋東部貢市三十五年始復也 有聲如潮而怒起自南方轉東而下數日不止鎮江宜

興等處亦同時鳴巡撫黃汝吉江防御史李雲鵠各以

疏聞竝言南京兵部尙書與鎮江道府諸官久闕亟請

推補不報

政異明史天文志佚三編是月下據實錄增綱目今從之

左都御史溫

純罷純以楚事數忤沈一貫又因大計黜其所私之錢

夢臯等夢臯鍾兆斗既得留則連章訐純楚事謂其曲

庇叛人且納賄廷臣大駭爭劾夢臯等夢臯等再疏劾

純俱留中已南京給事中陳嘉訓等極論二人陰有所

恃朋比作奸當亟斥之而聽純歸以全大臣之體上竟

批入夢臯等前疏予純致仕夢臯兆斗亦罷歸純清白

奉公五主南北京察澄汰悉當肅百僚振風紀時稱名

臣卒贈少保天啟初追謚恭毅純既去以副都御史詹

沂兼署 八月丙午鎮江西南華山裂開二三尺 己

已停刑 九月甲午昭和殿災下法司治內官罪 丙  
申京師地震自東北向西南逆震二次 是日官軍于  
盛甲廠支取火藥藥年久凝如石以斧劈之火突發聲  
如震霆刀鎗劍戟迸射百步外軍民死者無算 冬十  
月濬朱旺口自連年河決魚單豐沛間平地成湖是春  
李化龍復上言自泃河旣開起直河至夏鎮與黃河隔  
絕山東南直間河不能爲運河害獨朱旺口以上決單  
則單沼決曹則曹魚及豐沛徐邳魚碭皆命懸一線隄  
防宜急至是曹時聘代總河道遂請大濬朱旺口詔亟  
興工 十一月辛巳免淮揚被灾田租 是月皇長孫

由校生選侍王氏出也

改異明史本紀及史稿系之十月乙卯蓋頒詔之月日也詔

文言皇孫生于十一月十四日三編據實錄入之十一月今分書之

十二月壬寅詔罷

天下礦稅自礦稅使設廷臣諫者不下百餘悉寢不報  
自二十五年至是年諸璫所進礦銀幾三百萬兩金珠  
寶玩貂皮名馬雜然進奉上以爲能會長至日沈一貫  
在告沈鯉朱賡謁賀仁德門上賜食司禮監陳矩侍鯉  
因極陳礦稅害民狀且言礦使破壞天下名山大川靈  
氣盡矣恐于聖躬不利矩乃具爲上道之上悚然遣矩  
咨鯉所以補救者鯉言急停開鑿則靈氣自復上爲首  
肯一貫慮鯉獨收其功急草疏上上不懌復止踰月始

下停礦之命以稅務歸有司歲輸所入之半于內府半戶工二部然中使不撤吏民尤苦之其害遂終上世

丙午免河南被災田租 乙卯以皇長孫生詔赦天下

開宗室科舉入仕以鄭世子戴埴之請至是始行之  
罷採廣東珠池雲南寶井 是月刑部尙書董裕罷  
以侍郎沈應文署代工部尙書姚繼可以七月罷至是  
起前刑部尙書趙煥代之

三十四年春正月癸巳逮陝西咸陽知縣陳時濟下獄  
時停礦詔已下稅監梁永堅執咸陽潼關委官不宜罷  
益樹黨播虐巡撫顧其志捕惡黨寘之法永大恨尋檄

時濟取絨毳千五百時濟不予遂誣時濟劫稅詔逮時

濟閣臣揭沮之不報

預興據三編開礦目中作陳時濟紀事本末作宋時隆今據三編姓

名

二月庚戌以皇長孫生加上皇太后尊號進封恭

妃爲皇貴妃

預興恭妃至此始進封貴妃此據明史后妃傳增

辛亥閣臣沈

鯉朱賡奏言臣昨同文武百官齊赴文華門俟駕見二

品班內止戶部尙書趙世卿一員其餘尙書左右侍郎

員缺甚多官聯廢闕一至于此政務叢脞誰爲修明理

亂所關良非細故乞于前後會推人員內亟賜點用以

慰中外之望不省 三月己卯雲南指揮賀世勲等殺

稅監楊榮初榮奏開寶井又脅土司木增獻地開採御

史宋興祖言太祖令木氏世守茲土限石門以絕西域  
守鐵橋以斷土番奈何自撤藩蔽生遠人心不報榮由  
是怙寵益橫番漢居民恨入骨相率燔稅廩殺委官榮  
猶弗悛恣行毒虐杖斃數千人至是以求馬不獲繫指  
揮使賀瑞鳳且言盡捕六衛官于是世勲等率寃民萬  
人焚榮第殺之并殺其黨二百餘人事聞上爲不食者  
數日欲逮問守土官閣臣沈鯉揭爭且密囑太監陳矩  
剖陳上乃止誅首兇世勲等 丁酉真定順德廣平大  
名灾蠲振有差從直隸巡按御史錢桓請也 是春貴  
州巡撫郭子章討新添苗賊平之初新添有東西二路



苗名曰仲家者盤踞貴龍平新間爲諸苗渠帥其在水  
硯山界于銅仁思石者曰山苗紅苗之羽翼也窺黔自  
平播後財力殫屈有輕漢心經年剽掠無虛日子章奏  
請討之乃命總兵陳璘等帥官軍五千土軍五千攻水  
硯山敗之會監軍布政趙健率宣慰土兵萬人至兩路  
會師凡九十餘日克之璘復率漢土兵移營新添進攻  
東路苗不一月復克其六箐諸苗盡平弘興史稿平諸苗在正月三編  
据實錄改入三月蓋奏報月日也今書之是春下夏四月癸亥朱旺口河工  
成先是總河曹時聘言舊河旣疏決口已塞勢必沛然  
東下新挑之河其深廣僅半上源則放水之後行隄亟

宜補築卽曹縣之王家口曹家樓儀封之小宋集蘭陽之銅瓦廂祥符之張家灣比之伏秋防守更宜加謹其最險要者王家大壩黃壩新隄皆洶溜經行之處令管河各官儲料集夫時刻防備勿懈時工部又奏總河大挑之役業已奉旨興工矣朱旺口二股原係黃河中路北股出濁河者再疏再壅南股出小浮橋者地形卑下可因就下之河形復已湮之故道其間義安之建壩徐州之砌隄正使水不旁溢滔滔東注弗蹈往者黃壩符離之故轍爲泗濱憂蓋濟運護陵未始不兩利而兼成耳今如前議疏浚引水東注或於南岸倍加幫築勿令

侵潰仍將下流分水之說詳求至當以底成功詔下時聘如議行之是役也凡役夫五十萬六閱月工竣自朱旺達小浮橋延袤百七十里渠廣堤厚河歸故道焉

五月癸酉河套部復犯延綏中西二路官軍分道遮擊

生禽其將薩賴

舊作沙賴

餘敗走 六月癸卯緬甸攻木邦

陷之初木邦土舍罕拔告襲未及請緬人誘而殺之及

官兵破緬于姚關

事在萬曆十二年

立其子欽欽死其叔罕益

約暹羅攻緬緬恨之至是緬以三十萬衆圍其城請救

于內地不至城陷緬甸立孟密思禮領其衆事聞黜總

兵官陳賓

攷異史稿作陳寅

木邦遂亡

是月畿內順

天文安永清三河寶坻諸縣皆大蝗自春正月至夏不雨故也 秋七月癸未閣臣沈一貫沈鯉竝致仕時淮撫李三才以皇孫生恩詔併礦稅釋逮繫起廢滯補言官既而皆格不行詆一貫甚力上怒切責三才奪俸五月已給事中陳嘉訓御史孫居相交章詆一貫奸貪一貫憤求去上爲黜嘉訓奪居相俸而允一貫歸一貫數與鯉忤懼去後鯉爲已憂因密傾之上亦嫌鯉方鯉會鯉同時乞休遂竝罷而一貫獨得溫旨焉鯉遇事秉正不撓墜于一貫志不盡行而是時一貫數被論引疾杜門鯉乃得行閣事多所匡正雲南殺稅監之獄以鯉請

誅其爲首者餘皆免逮而同時陝西稅使梁永求領鎮  
守事亦以鯉言罷遼東稅使高淮假進貢名率所統練  
甲至國門鯉中夜密奏其不可詔責淮而止時一貫雖  
稱疾杜門而章奏多卽家擬旨鯉力言非故事是以一  
貫密傾之鯉旣歸至家疏謝猶極陳怠政之弊以明作  
進規年八十遣官存問賚銀幣鯉奏謝復陳時政要務  
又五年卒年八十五贈太師諡文端一貫輔政十有三  
年當國者四年枝拄清議好同惡異與前後諸臣同治  
楚宗妖書京察三事獨犯不韙之名論者醜之雖其黨  
不能解免也一貫歸言者追劾之不己其鄉人亦多受

世詆譏云 丙戌京師大雨雹平地水深數尺又大風  
拔朝日壇樹 九月甲午詔陝西四鎮嚴飭邊備 釋  
御史曹學程于獄學程久繫獄慈聖太后憐其母老爲  
言于上侍郎朱賡復論救謫戍甯遠衛久之放歸 是  
秋工科給事中王元翰極陳時事可痛哭者八畧言輔  
臣心膂也朱賡輔政三載猶未一覲天顏可痛哭者一  
九卿强半虛懸甚者闔署無一人監司郡守亦曠年無  
官或一人綰數符事不切身政自苟且可痛哭者二兩  
都臺省寥寥幾人行取入都者累年不被命庶常散館  
亦越常期御史巡方事竣遣代無人威令不行上下胥

玩可痛哭者三被廢諸臣久淪山谷近雖奉詔敘錄未見連茹彙征苟更閱數年日漸銷鑠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可痛哭者四九邊歲餉缺至八十餘萬平居凍餒脫巾可虞有事怨憤死綏無望塞北之患未可知也京師十餘萬兵歲糜餉二百餘萬大都市井負販游手而已一旦有急能驅使赴敵哉可痛哭者五天子高拱深居所恃以通下情者祇章疏耳今一切高閣慷慨建白者莫不曰吾知無濟第存此議論耳言路惟空存議論世道何如哉可痛哭者六榷稅使者滿天下致小民怨聲徹天降灾召異方且指殿工以爲名借停止以愚衆是

天以回祿警陛下陛下反以回祿剝萬民也衆心離叛而猶不知變可痛哭者七郊廟不親則天地祖宗不相屬朝講不御則伏機隱禍不上聞古今未有如此而天下無事者且青宮輟講亦已經年親宦官宮妾而疎正人端士獨奈何不爲宗社計也可痛哭者八疏人不省

冬十月丙申停刑 十一月己巳朶顏糾韃靼諸部

台吉等以萬騎迫山海關總兵官姜顯謨禦却之長安

卽良昂

復以三千騎窺義院界偵邊將有備乃引去長安

不久死諸子稍衰于是三衛始靖 十二月壬子南京

妖賊劉天緒謀反事覺伏誅天緒鳳陽人以妄言法術



爲軍士所告南京兵部尙書孫鏞發兵捕獲四十九人磔一人斬一人餘充戍遂平之 是月棄寬甸等六堡初六堡旣築生聚日繁至六萬四千餘戶至是李成梁以地孤懸難守與總督蹇達巡撫趙楫建議棄之盡徙其居民於內地居民懸戀家室其有不從者則以大軍迫之死者狼籍給事中宋一韓力言棄地非策御史熊廷弼亦以爲言上用成梁議自是遼左藩籬盡撤成梁再鎮遼會諸寇桀黠者相繼死而開原廣甯之間復開馬木二市以故八年遼左少事 以工部侍郎劉元霖署本部尙書趙煥以正月請終養歸至是始署代

是歲以平楊應龍功賜貴州宣慰使安疆臣增官進秩  
疆臣之請討播也巡撫郭子章許還播所侵水西地初  
應龍之祖以內難走水西客死宣慰萬銓挾之索水烟  
天旺地聽還葬其地遂爲水西所據及播州平分其地  
爲遵義平越二府分隸蜀黔以渭河中心爲界總督王  
象乾代李化龍命疆臣歸所侵播州地子章奏言侵地  
始於萬銓而非疆臣安氏迫取於楊相喪亂之時相卽  
龍之祖客死水西者非擅取於應龍蕩平之日且臣曾許其裂土  
今反奪其故地臣無面目以謝疆臣願罷去象乾疏言  
疆臣征播殲應龍子惟棟不實至佯敗棄陣送藥往來

欺君助逆迹已昭然今還侵地不咎既往已屬國家寬大若因其挾而予之彼不爲恩我且示弱疆臣旣無功不與之地正所以全撫臣之信宜留撫臣罷臣以爲重臣無能與蕞爾苗畛沓者之戒于是清疆之議累年不決兵部責令兩省巡按御史勘報而南北言官交章詆象乾貪功起釁科臣呂邦耀復劾子章納賄縱奸子章求去益力象乾執疆臣所遣入京行賄之人與金以聞於朝然議者多右疆臣巡按李時華言征播之役水西不惟假道且又助兵矧失之士司得之士司播因輸糧水亦納賦不宜以土地之故傷字小之仁地宜歸疆臣

于是尙書蕭大亨主之遂有是命竝賜祭疆臣母水西

尾大之患於是不可制矣

攷興通紀系疆臣增秩于是年證之明史土司傳同蓋疆

臣死在三十六年也爲數年後奢崇明作亂張本

三十五年春正月辛未給事中翁憲祥言撫按官解任不宜聽其自去是時官方多滯撫按官候代或十餘年不歸部郎俸深多借差以出曾有江西巡撫許宏綱以父艱告歸薦陸長庚王佐自代不復俟命解組而去憲祥因言故事正郎不奉使撫按必俟代今皆反之宜申明舊制疏入不報時大僚多缺憲祥以爲有傷國體因復陳補闕官起遺佚數事報聞而已 二月戊戌安南

賊武德成犯雲南總兵官沐獻禦却之是時黎維潭卒  
子維新嗣遣使入貢命授都統使而莫氏宗黨多竄處  
海隅往往僭稱公侯伯名號侵軼邊境維新亦不能制  
守臣檄問數發兵夾擊雖應時破滅而邊方頗受其害  
云 三月辛巳賜黃士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夏  
四月乙未復東部宰桑貢市 戊戌伊勒登岱青復連  
兵犯涼州總兵官達雲率副將柴國柱及副總兵官秉  
忠逆戰大破之寇屢被挫悉遁去 壬子順義王徹哩  
克卒 即塘力克 譯見前 未有嗣忠順夫人率所部仍効貢職時  
東西諸部沿邊抄掠布色圖 即卜失菟 譯見前 欲婚于忠順忠

順拒之其所部薩囊

舊作素囊

烏魯木

舊作五路

諸路台吉等各

不相下封號久未定

五月戊子以前禮部尚書于慎

行及禮部侍郎李廷機南京吏部侍郎葉向高竝禮部

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時二沈同罷內閣惟朱賡

一人上命增置閣臣廷推慎行等三人遂竝用之慎行

家居十餘年始起掌詹事府疏辭留中至是復以廷推

閣臣及之再辭不允乃就道己丑復召致仕大學士

王錫爵三辭不允時言官方厲鋒氣錫爵密揭力詆中

有上于章奏一概留中特鄙夷之如禽鳥之音等語言

官聞之大憤交章論劾錫爵閤門養重竟辭不赴六

月湖廣黃州府蘄州黃岡黃梅羅田等處大水漂沒廬舍武昌承天鄖陽岳州常德等府先各亢旱入夏大雨民舍漂沒凡數千家兩直隸甯國徽州太平等府山水大涌繁昌縣縣南陵等縣溺死男婦無算浙江嚴州山水大涌建德桐廬淳安遂安分水等縣漂沒者數千戶

預見明史五行志二編復據實錄增入各省縣分今據書之

閏月甲戌復朶顏貢

市辛巳盡復河套諸部貢市時總督徐三畏言河套部與河東部不同東部事統于一約誓定歷三十年不變套部分四十二枝各相雄長布色圖徒建空名于上而東西諸部爭爲監市與三衛綽哈朋逞搶攘已非一日

然衆號十萬分爲四十二枝多者不過二三千騎少者  
一二十騎耳宜分其勢納其貢俾先至者獲賞後至者  
拒勦仍須主戰以張國威詔如其議于是套部及朶顏  
之等悉復之 是月京師大水長安街水深五尺 秋  
七月庚子京師久雨溝洫皆壅閉晝夜如傾壞廬舍溺  
人民東華門內城垣及德勝門城垣皆圯禮科右給事  
中汪若霖疏言雨者陰氣水者陰象陰盛則雨災見其  
應在禁闕及臣下有邪謀今東宮五年不學諸臣悠悠  
莫以爲意大臣比周私相植黨詩云不令不甯百川沸  
騰其咎乃在皇甫卿士今日之事誠足寒心未可僅以



齋禱爲文而已戶科給事中江灝亦陳郊廟朝御日講及聽言求人理財六事以爲消弭之方皆不報刑部請發熱審疏亦不報 丙辰詔太僕發銀十萬兩振被壓窮民 是月逮陝西咸甯知縣滿朝薦初稅監梁永縱其下劫諸生橐朝薦捕治之永怒劾其擅刑稅役詔鐫二官大學士沈鯉等論救不聽會巡撫顧其志極論永貪殘狀乃復朝薦官奪俸一歲無何巡按陝西余懋衡奏永輦私物于畿輔多役夫馬永大恨使其黨樂綱賄膳夫毒懋衡再中毒皆不死事覺朝薦捕獲膳夫將寘之法永懼率衆擐甲入縣庭吏卒早爲備無所掠而去

城中數夜驚言永反或謂永宜自明永遂下教自白不  
反狀然蓄甲者數百而朝薦助懋衡操之急諸惡黨多  
亡去朝薦追之渭南頗有所格傷永懼使使繫書髮中  
入都訟朝薦刼上供物殺數人投屍河中上震怒立遣  
使逮治既至下詔獄拷掠遂長繫中外論救自大學士  
朱賡以下百十疏皆不省 八月辛酉朔彗星見于井  
度色蒼白尾指西南約長二尺漸向西北行 丙寅命

五城御史查勘災荒先京城次及直隸各府酌量重輕

一體振卹竝令外省各撫按官搜括庫藏及預備義社

等倉振濟饑民

陔異明史本紀系振畿內饑于八月丙寅史稿系之七月丙辰證之三編所據

實錄則先振墜傷貧民後振京師及畿內凡兩  
次也其發銀發倉穀之等皆據實錄詳書之  
丁丑

彗星歷房兵科給事中宋一韓上言春秋二百四十二  
年李見者一終綱目之世彗見十七今彗星復見東井  
其咎安在臣謹按星野東井秦分彗尾指西南漸往西  
北又指秦地秦其急乎今套虜久留青海儻有陰謀必  
且波及內地又土官魯光祖勢重氣驕鋤之不動其心  
愈肆兵爭之端必起于此且彗者掃除之象刑人之職  
也小人用之以掃除爲職君子用之以除舊布新今李  
鳳鯨噬於粵東潘相頰螫於江右其他諸處內使其爲  
掃除之役等耳宜因此變悉撤之因而一新舊令勤政

講學親賢遠奸復三朝之制補九列之班平積薪之歎  
沛賜環之詔作臺諫之氣決章疏之壅慎節鉞之選懲  
債帥之風出禁藏之儲杜罔寺之借釋詔獄之寃紆都  
民之困不報 九月甲午停刑 是秋江西參政姜士  
昌賁表入都上疏曰皇上聽沈一貫與鯉竝去輿論無  
不快一貫而惜鯉然廷臣竟無一人以鯉一貫之賢奸  
爲皇上正言別白者臣竊痛之且一貫之用由王錫爵  
所推轂今一貫去以錫爵代首揆是一貫未嘗去也錫  
爵素有重名非一貫比然器量褊狹嫉善如讐高桂趙  
南星薛敷教張納陛于孔兼高攀龍孫繼有安希范譚

一召顧憲成章嘉禎等一黜不復頃聞錫爵有疏請錄  
遣佚謂宜如其所請召還諸臣然後敦趣就道不然恐  
錫爵無復出理也至論劾一貫諸臣如劉元珍龐時雍  
陳嘉訓朱吾弼亦亟宜召復以爲盡忠發奸者之勸至  
于他臣以觸忤被中傷與同致罷去者請皆以次拂拭  
用之說者謂皇上於諸臣雖三下明詔意若向用實未  
欲用者臣獨以爲不然皇上初嘗罷傅應禎余懋學鄒  
元標艾穆沈思孝吳中行趙用賢等後又嘗謫魏允貞  
李三才江東之李植等旋皆擢用頃年改調銓曹鄒觀  
光劉學曾等於南京亦俱漸還清秩而鄒元標起自戊

所累蒙遷擢其後未有一言忤主而謂皇上忽復怒之而謂之南而錮不復用豈不厚誣皇上也哉蓋皇上本無不用諸臣之心而輔臣實決不用諸臣之策也說者謂俗流世壞宜用潔清之臣表率之然古今廉相獨推楊紇杜黃裳以其能推賢薦士耳王安石亦有清名乃用其學術驅斥諸賢竟以禍宋爲輔臣者可不鑒於此哉其意以陰諷李廷機廷機大恚疏辨曰人才起用臣等不惟不敢干至尊之權亦何敢侵吏部職士昌見疏復貽書規之廷機益不悅然上尙未有意罪士昌也會朱巖亦疏辨如廷機指上乃下士昌疏命罪之吏部侍

郎楊時喬副都御史詹沂請薄罰不許詔鍰三秩爲廣  
西僉事御史宋燾論救復詆一貫刺廷機上益怒謫燾  
平定判官再謫士昌與安典史士昌好學勵名檢居恒  
憤時疾俗欲以身輓之故雖居散僚數有論建竟齟齬  
以終 冬十月癸酉山東饑各屬以旱灾告其被災最  
重者禹城濮州臨邑陵等二十六州縣次重者商河平  
原鄒平德平等二十三州縣又次者沂州甯陽長清德  
州肥城等十二州縣俱酌量振濟蠲免有差 十一月  
壬子大學士于慎行卒慎行奉召就道已得疾及至京  
師廷謝拜起不如儀上疏請罪歸卧于家遂草遺疏請

王親大臣錄遺逸補言官數日卒慎行學有原委神宗  
時詞館中與馮琦文學皆爲一時冠在禮部明習典制  
諸大禮多所裁定贈太子太保謚文定 十二月丁卯

金沙江蠻阿克叛初朝廷平武定改設流官猶不欲絕

鳳氏後

討鳳繼祖事見  
嘉靖四十五年

授鳳厯子思堯爲經歷厯以思

堯不得知府怨望復謀作亂誅死鳳氏土職遂絕至是

鳳繼祖之孫阿克徙居金沙江有馬頭四十八人而鄭

舉稱首慄悍多力富于財知府陳典收禁之舉以兼金

置魚腹中饋典獲免已復收之如是者再四舉惡其無

厭乃誘阿克作亂陰結會川諸蠻攻陷武定大肆剽掠



連破元謀羅次諸城索府印會知府攜印會城不能得  
乃刼推官直抵會城請冠帶印信鎮撫以徵兵未集遣  
人以府印授之賊退入武定立阿克爲知府庚午賊始  
退甲戌復陷嵩明吏目韋宗孝學正龍旌死之又陷祿  
豐知縣蘇夢暘死之是時官吏多爲賊殺詔逮失事諸  
臣陝興陷武定及別陷嵩明祿豐明史本紀彙記于是  
年十二月而史稿具有月日故三編統人之明年九  
月平武定目中今據史是月安南賊復犯欽州  
稿仍增人死事諸人